



册府元龜
卷之七百二十一
至二十三



13
849
236



門 4 3
號 849
卷 236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幕府部 六

謀畫第二

南齊紀僧真為太祖領軍功曹太祖將廢立謀於袁
粲褚淵僧真啓曰今朝廷猖狂人不自保天下之望
不在袁褚明公豈得默然坐受夷滅存亡之機仰希
熟慮太祖納之太祖欲渡廣陵起兵僧真又啓曰主

上累世皇基猶固磐石今百日北渡何必得俱縱得
廣陵城天子居深宮施號令日明公爲逆何以避此
如其不勝則應北走胡中竊謂此非萬全策也太祖
曰卿顧家豈能逐我行耶僧真頓首稱無貳

梁夏侯詳仕宋爲豫州刺史殷琰主簿泰始初琰叛
明帝遣輔國將軍劉劭討之攻守連月人情危懼將
請救於魏詳說琰曰今日之舉本效忠節若社稷有
奉便歸身朝廷何可屈身北面異俗且今魏氏之卒
近在淮次三軍未測去就懼有異圖今若遣使致款
必厚相慰納豈免罪而已若謂不殺請克一介琰許

之出見劭曰將軍嚴圍峭壘矢刃如霜城內愚迷
同困獸士庶懼誅咸欲投魏僕所以踰城歸德敢布
腹心願將軍弘曠蕩之恩垂霈然之惠解圍退舍則
皆相率而至矣劭曰審爾當如君言請反命劭遣人
到城下呼城中人語以劭辭即日琰及衆俱出一州
以全劭爲刺史又補主簿
陳毛喜爲宣帝叅軍時廢帝冲昧僕射到仲舉與右
衛將軍韓子高通謀其事未發喜請帝曰且簡選人
馬配與子高并賜鐵炭使修噐甲帝驚曰子高謀反
卽欲收執何爲更如是耶喜答曰山陵始畢邊寇尚

多而子高受委前朝名爲効順然甚輕狎不時授首
脫其稽誅或愆王度宜推心安誘使不自疑一壯士
之力耳帝深然之卒行其計

後魏李先爲衛王府左長史從平鄴到義臺破慕容
麟軍圍定中山先每一進策所向尅平道武還代以
先爲尚書左中兵郎

酈範爲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左司馬師次無鹽宋
戊王申纂憑城拒守識者僉以攻具未周不宜便進
範曰今輕軍遠襲深入敵境無宜淹留久稽機候且
纂必以我軍來速不去攻守謂方城可憑弱卒可恃

此天亡之時也今若外潛威刑內整戎旅密厲將士
出其非意可一攻而尅之白曜曰一日縱敵數世之
患今若舒遲民心固矣司馬之策是也遂潛軍僞退
示以不攻纂果不設備於是即夜部分旦便騰城崇
朝而尅白曜將盡以其人爲軍實範曰齊四履之地
世號東秦不遠爲經略恐未可定也今皇威始被民
未霑澤連城有懷貳之將比邑有拒守之夫宜先信
義示之軌物然後民心可懷二州可定白曜曰此上
策也乃免之進次肥城白曜將攻之範曰肥城雖小
攻則淹日得之無益軍聲失之有損威勢且見無鹽

之卒死者塗炭成敗之機足爲鑒矣若飛書告喻可不攻自伏縱其不降亦當逃散白曜乃以書曉之肥城果潰白曜目範於衆曰此行也得卿三齊不足定矣軍達升城宋太原守房崇吉棄母妻東走宋青州刺史沈文秀遣其寧朔將軍張元孫奉牋歸款請軍接援白曜將遣偏師赴之範曰桑梓之戀有懷回德文秀家在江南青土無墳楮之累擁衆數萬勁甲堅城強則拒戰勢屈則走師未逼之朝夕無事竟何所畏已求援軍且觀其使詞煩而顏愧視下而志怯幣厚言甘誘我也若不遠圖懼虧軍勢旣進無所取退

遇強敵羝羊觸藩羸角之謂未若先守歷城平盤陽下梁鄒尅樂陵然後方軌連鑣楊旌直進何患不壺漿路左以迎明公者哉白曜曰卿前後納策皆不失衷今日之筭吾所不取何者道固孤城裁能自守盤陽諸戍勢不野戰文秀必能尅殄意在先誠天與不取後悔何及範曰如範短見猶謂不真歷城足食足兵非一朝可拔文秀旣據東陽爲諸城根本多遣軍則歷城之固不立少遣衆則無以懼敵心脫文秀還叛閉門拒守偏師在前爲其所挫梁鄒諸城追擊其後文秀身率大軍必相乘迫腹背受敵進退無途雖

有韓白恐無全理願更思審勿入賊計中白曜乃止
遂表範爲青州刺史以撫新民

李璨爲中書郎太安初宋徐州刺史薛安都舉彭城
降詔鎮南大將軍博陵公尉元鎮東將軍陽城公孔
伯恭等率衆迎之獻文復以璨叅二府軍事達九里
山安都率文武出迎元不加禮出接安都還城使遂
不至時宋將張永沈攸之等率先屯下礮元令璨與
中書郎高閤入彭城說安都安都卽與俱載赴軍元
等入城收管鑰其夜永攻南門不尅退還時永輜重
在武原璨勸元乘永失據攻永米船大破之斫首數

千級時大雪寒冰軍凍死者萬計於是遂定淮地加
璨寧朔將軍

鄭羲爲中書博士太安初宋司州刺史嘗琮奇據汝
南來降獻文詔殿中尚書元石爲都將赴之并招慰
淮汝遣羲叅右軍事到上蔡琮奇率文武三百人來
迎旣相見議欲頓軍於汝北未卽入城羲謂石曰機
事尚速今琮奇雖來意未可量不如直入其城奪其
管鑰據有府庫雖出其非意要以全制爲勝石從羲
言遂策馬徑入其城城中尚有琮奇親兵數百人在
琮奇宅內石旣尅城意益驕怠置酒嬉戲無警防之

虞羲謂石曰觀珍奇甚有不平之色可嚴兵設備以待非嘗其夜珍奇果使人燒府廂屋欲因救火作難以石有備乃止明旦羲齋白虎幡慰郭邑衆心乃定明年春又引軍東討汝陰劉或汝陰太守張超城守不下石率精銳攻之不尅遂退至陳項議欲還軍長社待秋擊之諸將心樂早還咸稱善計羲曰今張超驅市人負擔石蟻聚窮城命不延月宜安心守之超食已盡不降當走可翹足而待成擒物也而欲棄還長社道塗懸遠超必修城深塹多積薪穀將來難圖矣石不納遂旋師長社至冬復往攻超超果設備無

功而還歷年超死楊文長代戍食盡城潰乃尅之竟如羲策

楊侃爲長孫稚揚州錄事參軍梁豫州刺史裴邃治合肥城規相掩襲密購壽春郭人李瓜花袁建等令爲內應邃已募勒兵士有期日矣而慮壽春疑覺遂謬移云魏始於馬頭置戍如聞復欲修白捺舊城若爾便稍相侵逼此亦須營歐陽設交境之備今板卒已集唯聽信還白捺佐察咸欲以實答之云無修白捺意而侃曰白捺小城本非形勝邃好小黠令集兵遣移虛構是言得無有別圖也稚深悟之乃云錄事

可造移報侃曰彼之募兵想別有意何爲妄構白捺也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勿謂秦無人也遂得移謂已知覺便爾散兵瓜花等以期契不會便相告發伏辜者十數家

酈惲字幼和爲長孫稚行臺郎惲頗兼武略嘗以功名自許每進計於稚多見納用以功賞魏昌縣開國子邑三百戶

甄楷中山無極人爲尚書儀曹郎丁憂在鄉時定州刺史廣陽王淵被徵還朝臨發召楷兼長史委以州任尋值鮮于修禮毛普賢等率北鎮流民反於州西

北之左人城屠村掠野引向州城州城之內先有燕嘗雲三州避難之力皆依傍市鄆草廬攢任修禮等聲云欲收此輩共爲舉動旣外寇將逼恐有內應楷見人情不安慮有變起乃收州人中龔豪者皆殺之以威外賊固城民之心及刺史元固大都督楊津等至楷乃還家

陽固孝明初征陝石以固爲僕射李平行臺七兵郎中平命固節度水軍固設奇計先期乘賊獲其外城北齊魏蘭根初仕魏爲尚書令李崇討茹茹都督長史因說崇曰緣邊諸鎮控攝長遠昔時初置地廣人

稀或激發中原強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瓜牙中年以來有司乖實號曰府戶役同廝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宗舊類各各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更張琴瑟今也其時靜境寧邊事之大者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爲民入仕次叙一準其舊文武兼用威恩竝施此計若行國庶無北顧之慮矣崇以奏聞事寢不報

薛琦初仕魏爲上黨王天穆討邢果行臺尚書時元顥已據鄴城天穆集文武議其所先議者咸以果衆強盛宜先經略唯琦以爲邢果聚衆無名雖強猶賊

元顥皇室昵親來稱義舉北恐難測果鼠盜狗竊非有遠志宜先討顥天穆以羣情所欲遂先討果果降軍還顥入雒天穆謂琦曰不用君言乃至於此天平初高祖引爲丞相長史時高祖大舉西伐將渡蒲津琦諫曰西賊遇年饑饉無可食啗故冒死來入陝州欲取倉粟今高司徒已圍陝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來年麥秋人民盡應餓死寶炬黑纒自然歸降願王無渡河也侯景亦曰今者之舉兵衆極大萬一不捷卒難收斂不如分爲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承之高祖皆不納遂有沙苑之敗

陳元康爲相府功曹參軍從高祖破周文帝於邗山大會諸將議進退之策咸以爲野無青草人馬疲瘦不可遠追元康曰兩雄交爭歲月已久今得大捷便是天授時不可失必須乘勝追之高祖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濟元康曰王前沙苑還軍彼尚無伏今奔敗若此何能遠謀若捨而不追必成後患高祖竟不從後爲大行臺右丞及高祖疾篤謂文襄曰邗山之戰不用元康之言方貽汝患以此爲恨死不瞑目

徐周徐招初仕後魏爲廣陽王深府長流參軍深討鮮于修禮招陳策請離間之葛榮竟殺修禮自爲魁

帥

盧柔初仕後魏爲賀拔勝荊州大行臺郎中掌書記軍之機務柔多預之及勝爲太保以柔爲掾孝武後召勝引兵赴雒勝以問柔柔曰高歡託晉陽之甲意實難知公宜席卷赴都與決勝負存沒以之此忠臣之上策也若北阻魯陽南并舊楚東連兗豫西接關中帶甲十萬觀釁而動亦中策也舉三荆之地通欵梁國可以身免功名去矣策之下者勝輕柔年少唯而不應及孝武西遷東魏遣侯景襲穰勝敗南奔梁唐瑾初仕後魏吏部尚書于謹南伐江陵以瑾爲元

帥府長史軍中謀略多出瑾焉

李崇字長卿初仕東魏爲高仲密北豫州掾先是仲密與吏部郎中崔暹有隙暹被齊文襄委遇仲密恐其構已每不自安將圖來附時東魏又遣鎮城奚壽興典兵事仲密但知民務而已旣至州遂與崇謀伏壯士欲因此執之壽興辭而不赴崇遂往見之曰君與高公義符昆季今日之席以爲君首豈有賓客總萃而公無事不行將恐遠近聞之竊有疑惟壽興遂俱起便發伏執之乃帥其士衆據城遣崇詣關歸款宇文深爲太祖丞相府直閣齊神武屯蒲坂分遣其

將竇泰趣潼關高敖曹圍雒陽太祖將襲泰諸將咸難之太祖乃隱其事陽若未謀者而獨問策於深深對曰竇氏歡之驍將也頑鹵而勇戰亟勝而輕敵歡每伏之以爲禦侮今者大軍若就蒲坂則高歡拒守竇泰必援之內外受敵敗之道也不如選輕銳之卒潛出小關泰性躁急必來決戰高歡持重未即救之則泰可擒也旣虜竇泰歡勢自沮迴師禦之可以制勝太祖喜曰是吾心也軍遂行果獲泰而齊神武亦退深又說太祖進取弘農復克之太祖大悅謂深曰君卽吾家之陳平也

隋李詢初仕後周爲司衛大將軍高祖爲丞相尉遲
迥作亂遣韋孝寬擊之以詢爲元帥長史委以心膂
軍至永橋諸將不一詢密啓高祖請重臣監護高祖
遂令高熲監軍與熲同心協力唯詢而已

李德林爲高祖丞相府屬時鄭公韋孝寬爲東道元
帥師次永橋爲心水泛長兵未得渡長史李詢上密
啓云大將梁士彥宇文欣崔弘度並受尉遲迥金軍
中慙慙人情大異高祖得詢啓深以爲憂與鄭譯議
欲代此三人德林獨進計云公與諸將並是國家貴
臣未相伏馭今以挾令之威使得之耳安知後所遣

者能盡腹心前所遣人獨致乖異又取金之事虛實
難明卽令換易彼將懼罪恐其逃逸便湏禁錮然則
鄭公以下必有驚疑之意且臨敵代將自古所難樂
毅所以辭燕趙括以之敗趙也如愚所見但遣公一
腹心明於智略爲諸將舊來所信服者速至軍所觀
其情僞縱有異志必不敢動丞相大悟曰若公不發
此言幾敗大事卽令高熲馳驛往軍所爲諸將節度
竟成大功凡厥謀多此類也

李徹爲左武衛將軍突厥沙鉢略可汗犯塞高祖令
衛王爽爲元帥擊之以徹爲長史遇虜於白道行軍

總管李克請襲之諸將多以為疑唯徹獎成其事請同行遂掩擊大破之沙鉢略棄所服金甲而遁因此稱藩

唐裴寂為高祖大將軍府長史從至河東屈突通拒攻之不下三輔豪傑歸義者日有千數高祖將先定京師議者恐通為後患猶豫未決寂進說曰今通據蒲關若不先平前有京城之守後有屈突之援此乃腹背受敵敗之道也未若攻蒲州下之後入關京師無援可不攻而定太宗曰不然兵法尚權權在於速且來機早度以駭其心我若遲留彼則生計且關中

群盜所在此徒未有定主易可招懷賊附兵強何城不尅屈突通自守賊耳不足為虞若入關之機則事未可知矣高祖兩從之留兵圍河東而引軍入關劉文靜為高祖大將軍府司馬文靜勸改旗幟以彰義舉又請連突厥以益兵威高祖並從之

房玄齡為太宗秦王府記室參軍太宗嘗至隱太子所食中毒而歸府中震駭計無所出玄齡因謂長孫無忌曰今嫌隙已成禍機將發天下恟恟人懷異志變故一作大亂必興非直禍及府朝正恐傾危社稷此之際會安可不深思也僕有愚計莫若遵周公之

事外寧區夏內安宗社申孝養之禮古人有云爲國者不顧小節此之謂歟孰若家國淪亡身名俱滅乎無忌曰父懷此謀未敢披露公定所說深會宿心乃入白之太宗召玄齡謂曰阡危之兆其迹已見將若之何對曰國家患難今古何殊自非睿聖欽明不能安輯大王功蓋天地事鍾壓紐神贊所在匪藉人謀因與府屬杜如晦同心戮力隱太子將有變太宗令無忌召玄齡及如晦令衣道士服潛引入閣計事遂平內難

杜如晦爲太宗秦王府屬從征薛仁果劉武周王世

克竇建德嘗參謀帷幄及隱太子之變如晦嘗入畫策及事捷與房玄齡功等

薛收爲太宗秦王府主簿判陝東道行臺北部郎中太宗之討王世克也竇建德率兵來拒諸將皆以爲宜且退軍以觀賊形勢收獨建策曰世克據有東都府庫填積其兵皆是江淮精銳所患者在於乏食是以爲我所持求戰不可建德親總軍旅來拒我師亦當盡彼驍雄期於奮決若縱其至此兩寇相連轉河北之糧以相資給則伊維之間戰鬪不已今宜分兵守營深其溝防卽世克欲戰慎勿出兵大王親率猛

銳先據成臯之險訓兵坐甲以待其至彼以疲敵之師當我堂堂之勢一戰必剋建德即破世克自下矣不過兩旬二國之君可面縛麾下若退兵自守計之下也太宗納之卒擒建德

段秀實天寶十二年爲安西節度封嘗清判官開大勃律師次賀薩勞城一戰而勝嘗清逐之秀實進曰賊兵行餌我也請備左右搜其山林遂殲其伏大曆中秀實爲涇原節度馬磷行軍司馬時吐蕃來寇戰于監倉官軍不利磷爲寇戎所隔逮暮未還敗將潰兵爭道而入時都將焦令謏與諸將四五輩狼狽而

至秀實召讓之曰兵法大將麾下當斬公等忘其死而欲安其家耶令謏等恐懼下拜數十秀實乃悉驅城中士卒未出戰者使曉將統之東依古原列奇兵示賊將戰且以收合敗亡蕃衆望之不敢逼及夜璘方獲歸

李芑永泰初爲江西觀察使李勉判官時宣饒二州人方清陳莊聚衆據山洞西絕江路劫商旅以爲亂芑乃請於秋浦置州守其要地以破其謀勉然其計以聞代宗嘉之以宣州之秋浦青陽饒州之至德置池州以芑攝行州事

齊抗大曆中爲壽州刺史張鎰判官鎰爲江西觀察隴西節度前後籌量幕中事多出抗嚴郢爲河東副元帥郭子儀判官子儀遷鎮邠州郢領留府時軍士久處河中各有生業不樂遷徙多匿名姓自邠逃還郢悉捕得其渠帥戮之人心方定李自良德宗初爲試殿中監隸浙東節度使薛兼訓移鎮太原自良從至鎮兼訓卒鮑防代爲節度使會回鶻入寇防令大將焦伯瑜杜榮國將兵擊之自良言於防曰回鶻遠來不可與爭鋒不如於歸路築二壘以兵守之堅壁不動虜求戰不得師老必退還然

後出兵逐之二壘扼其歸路策之上者也防不從伯瑜等與戰于百井軍大敗自良繇是稍知名齊映建中末爲鳳翔行軍司馬時德宗居奉天鳳翔逼於賊泚節度使張鎰懦緩不曉事部將有李楚琳者剽悍兇暴軍中皆畏之乘間將謀亂先數日映與同列齊抗皆覺之乃密言於鎰令殺之鎰不從映言乃示其寬大召楚琳語云欲令公使於外楚琳恐懼是夜作亂乃殺鎰以應泚軍中多爲映指導故得免因赴奉天行在除御史中丞崔弘禮元和中爲東都留守呂元膺從事時淮西吳

少陽初死吳元齊阻兵拒命山東反側之徒爲之影
授東平李師道謀驚東維以脅朝廷弘禮爲元膺籌
畫部分兵衆以固東都平亦無累
梁謝朧唐末居太祖門下太祖據同州遂署右職廣
明初太祖與河中交戰再不利連上章請兵於黃巢
僞右軍中尉孟楷抑而不進朧揣太祖有擇福意乃
進說曰黃家以數十萬之師值唐朝久安人不習戰
因利乘便遂下兩京然始竊僞號任用已失其所今
將軍勇冠三軍力戰於外而孟楷專務壅蔽奉章不
達下爲庸才所制上無獨斷之明破亡之兆必矣况

上德未厭外兵四集漕運波注日以收復爲名惟所
天察之太祖曰我意素決爾又如是復何疑哉翌日
遂定策戮僞監軍使悉衆歸順于河中王重榮表朧
爲簡較屯田員外郎賜緋令奉表于蜀僖宗大悅召
入顧問錫賚甚厚以功授朝散大夫太子率更令賜
紫

李振爲太祖從事唐光化中往長安議事時昭宗爲
中尉劉季述廢爲太上皇振東歸太祖方在邢維遽
還于梁大計未決季述遣養子希度以社稷委輸於
梁欲中帝意又遣供奉官李奉本副介支彥勳稱上

皇誥喻以傳皆季述黨也振入言曰夫豎刀伊戾之亂所以資霸者之事也令闕豎幽辱天子王不能討無以令諸侯時監軍使劉重楚季述兄也固黨其族舊相張濬在河南緱氏亦來謂帝曰同中官則事易濟且得所欲唯振堅執不改獨曰行正道則大勲可立帝英悟忽厲色曰張公勸我同勅使是欲領附自求宰相耶乃定策繫偽使李奉本支彥勳與希度等即日召程巖折足械至鎮杖殺之請振將命于京師遂與宰臣謀反正

裴迪爲太祖節度判官唐天復中太祖駐軍于岐下忽有青州健步苗公立者齎其帥王師範書問至府迪召之詢以東事微覺色動因去左右密殺其說公立乃具述師範稱兵之狀時太祖猶子友寧爲馬步軍指揮使迪不俟命遽請友寧統在府諸軍至交鄆巡警以示軍威及昭宗還長安太祖歸梁郎凡府僚並被命遷秩兼錫功臣之號迪獨轉官爲簡較司徒號寧鑿叶贊功臣一日賓佐集謁太祖目迪曰叶贊之名唯司徒獨有之他人莫及也其見重如此李班爲成汭荊州掌書記天復中淮寇大舉圍夏口逼巴陵太祖患之飛命成汭率水軍十萬援于鄂李

班入言曰今舳艫容介士千人載稻倍之緩急不可動吳人剽輕若爲所絆則武陵武安皆我之讎也將有後慮不如遣饒將屯巴陵大軍對岸一月不與戰則吳寇糧絕而鄂圍解矣泐性剛決不聽淮人果乘風縱火舟盡焚兵盡溺泐亦自沉于江郎人潭人遂入荆渚一如所料

後唐李愚同光中自翰林學士爲魏王繼岌征蜀都統判官仍帶本職從軍物議以蜀險阻未可長驅招計使郭崇韜問計於愚愚曰如聞蜀人厭其王荒恣倉卒必不爲用宜乘其人情二三風馳電掣彼必破

膽安能守險及前軍至固鎮守軍食十五萬斛崇韜因謂愚曰公能料事吾軍濟矣招討判官陳又至寶鷄稱疾乞留在後愚厲聲曰陳又見利則進懼難則止今大軍涉險人心易惑正可斬之以殉繇是軍中無敢遲留者是時軍書羽檄皆出其手筆蜀平就拜中書舍人

冊府元龜

幕府部

卷之七百二十一

無復元龜

中書舍人

無功而留其執軍書陳琳嘗出其手筆置平棘其
立今大軍趨劍人山甚懸五河神之以與繼吳軍中
與爾夷子留亦於思亂聲曰刺又具其國鼓點歌限
四階愚曰公並持率吾軍齊矣味信其官刺又至寶
凱安前守領及前軍至固始守軍食十五萬推崇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幕府部

禪贊

二漢而下公卿牧伯皆有官屬參于幕府盖其辟署
之為盛焉故世之英髦多齒乎賓佐其於周旋禪贊
著之話言者亦不乏其人矣觀其被知己之遇敦報
德之義或推達名士置于賓館或裁製條式施於軍

册府元龜

幕府部

卷之二十二

務辨刑章之枉則釋其非辜陳政事之失則救其不逮乃至轉禍為福知所去就徇公滅私不畏疆禦竭慮而納忠盡規而補過用能彌縫其失激揚其美臨機事而無爽全大節而克終仲尼之所謂益友者斯近之矣

漢杜欽字子夏成帝時為議郎以病免徵詣大將軍

王鳳幕府國家政謀鳳嘗與欽慮之

慮計也

數稱達名

士王駿韋安世王延等

王駿王陽子也韋安世韋賢之孫方山之子也王延即成

帝時塞河堤者

救解馮野王王尊胡嘗之罪過及繼功臣絕

世鎮撫四夷當世善政多出於欽者

後漢陳寵沛國人少為州郡吏辟司徒鮑昱府是時

三府掾屬專尚交遊以不肯視事為高寵嘗非之獨

勤心物務數為昱陳當世便宜昱高其能

韓稜潁川人為郡功曹時太守葛興中風病不能聽

政稜陰代興視事出入二年令無違者興子聿發教

欲署吏稜拒執不從因令怨者章之事下案驗吏以

稜掩蔽典病專典郡職遂致禁錮明帝知其忠後特

詔原之

劉翊為潁川功曹時陽翟黃綱恃程夫人權力求占山澤以自營植太守种拂召翊問日程氏貴盛在帝

左右不聽則恐見怨與之則奪民利爲之奈何翊曰
名山大澤不以封蓋爲民也明府聽之則被佞倖之
名矣若以此獲禍貴子申甫則自以不孤也拂從翊
言遂不與之

魏國淵爲太祖司空屬太祖征關中以淵爲居府長
史統留事田銀蘇伯反河間銀等旣破後有餘黨皆
應伏法淵以爲非首惡請不行刑太祖從之賴淵得
生者千餘人

董昭爲司空軍祭酒時建議宜修古建封五等太祖
曰建設五等者聖人也又非人臣所制吾何以堪之
昭曰自古以來人臣佐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
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勢者也今明公恥有慙德而未
盡善樂保名節而無大責德美過於伊周此至德之
所極也然太甲成王未必可遭今民難化甚於殷周
處大臣之勢使人以大事疑已誠不可不重慮也明
公雖邁威德明法術而不定其基爲萬世計猶未至
也定基之本在地與人宜稍建立以自藩衛明公忠
節顯露天威在顏耿弇牀下之言朱英無妄之論不
得過耳昭受恩非凡不敢不陳

何夔爲太祖丞相東曹掾言於太祖曰自軍興以來

制度草創用人未詳其本是以各引其類時忘道德
夔聞以賢制爵則民慎德以庸制祿則民興功以為
自今所用必先核之鄉閭使長幼順敘無相踰越顯
忠直之賞明公實之報則賢不肖之分居然別矣又
可修保舉故不以實之令使有司別受其負在朝之
臣時受教與曹竝選者各任其責上以觀朝臣之節
下以塞爭競之源以督羣下以率萬民如是則天下
幸甚太祖稱善

劉壹為豫章太守華歆功曹時孫策在椒丘遣虞翻
說歆翻既去歆請壹入議壹勸歆在城遣檄迎軍歆

曰吾雖劉刺史新置上用猶是剖符吏也

劉繇為揚州刺史豫

章楊之屬郡也

今從卿計恐死有餘責矣壹曰王景興既漢

朝所用且爾時會稽人衆盛疆猶見原恕明府何慮
於是夜遂作檄明旦出城遣吏齋迎策便進軍與歆
相見待以上賓接以朋友之禮

王基字伯輿為青州刺史王陵別駕凌流稱青土盖
繇基協和之輔也

蜀來忠敏之子也博覽經學有敏風與尚書向克等
竝能協贊大將軍姜維維善之以為參軍

吳駱統字公緒大帝領會稽太守召為功曹行騎都

尉妻以從兄輔女統志在補察苟所聞見夕不待旦
嘗勸帝以尊賢接士勤求損益饗賜之日可人人別
進問其燥濕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察其志趣令皆感
恩戴義懷欲報之心帝納用焉

晉丁曠爲齊王攸主簿攸都督青州將就國不悅曠
曰昔太公封齊猶表東海桓公九合以長五伯况殿
下誕德欽明恢弼大藩穆然東軫莫不得所何必絳
闕乃弘帝載攸曰吾無佐時之用卿言何多

何攀蜀郡郫人也王濬爲益州辟爲別駕濬謀伐吳
遣攀奉表詣臺口陳事機詔再引見乃令張華與攀

籌量進討之宜濬兼遣攀過羊祜面陳伐吳之策攀
善於將命武帝善之詔攀參濬軍事及孫皓降於濬
而王渾恚於後機將攻濬攀勸濬送皓與渾繇是事
解以攀爲濬輔國司馬封關內侯
何惲爲周浚揚州別駕浚隨王渾伐吳惲勸浚速渡
江詣建業浚言於王渾渾不從及孫皓降王濬渾深
恨之而欲與濬爭功惲牋與浚曰書貴克讓易大謙
光斯古文所詠道家所崇前破張悌吳人失氣龍驤
因之陷其區宇論其前後我實緩師動則爲傷事則
不及而今方競其功彼既不吞聲將虧雍穆之弘興

矜爭之鄙斯愚情之所不取也浚得牋卽諫止王渾
渾不能納遂相表奏

孫洵爲新野郡公歆叅軍時趙王倫篡位以歆爲南
中郎將及齊王冏舉義移檄天下歆未知所從嬖人
王綏曰趙親而彊齊疎而弱公宜從趙洵大言於衆
曰趙王凶逆天下當共討之大義滅親古之明典歆
從之乃使洵詣冏冏迎執其手曰使我得成大節者
新野公也冏人雜歆躬冒甲冑率所領導冏以勸進
封新野郡王
稽含爲長沙王又驃騎記室都尚書郎又與成都王

穎交戰穎軍轉盛尚書郎旦出督戰夜還理事含言
於父曰昔魏武每有軍事增置掾屬青龍二年尚書
令陳嶠以有軍務亦奏增郎今姦逆四逼王路擁塞
倒懸之急不復過此但居曹理事尚須增郎况今都
官中騎三曹晝出督戰夜還理事一人兩役內外廢
乏含謂今有千萬人都督各有主帥推轂授綬委付
大將不宜復令臺僚雜與其間又從之乃增郎及令
史

郭舒爲荊州刺史王澄別駕澄終日酣飲不以衆務
在意舒嘗切諫之及天下大亂又勸澄脩德養威保

完州境澄以爲亂自京都起非復一州所能禦雖不能從然重其忠亮

虞預會稽人太守庾琛命爲主簿預上記陳時政所失曰軍寇以來賦役繁數兼值年荒百姓失業是輕繇薄歛寬徭刑省役之時也自頃長吏輒多去來送故迎新交錯道路受迎者惟恐船馬之不多見送者惟恨吏卒之嘗少窮奢竭費謂之忠義省煩從簡呼爲薄俗轉相倣效流而不反雖有嘗防莫肯遵脩加以王途未夷所在停滯送者經年永失播植一夫不耕十夫無食况轉百數所妨不訾愚謂宜勒屬縣若

令尉先去官者人船吏侍皆具條例到當依法減省使公私允當又今統務多端動加重制每有特急輒立督郵計今直兼三十餘人人船吏侍皆當出官益不堪命宜復減省嚴爲之防琛善之卽皆施行

孔巖爲殷浩楊州別駕時朝廷崇樹浩以抗擬桓溫溫深以不平浩又引接荒人謀立功於闔外嚴言於浩曰當今時事艱難可謂百六之運使君屈已應務屬當其會聖懷所以日昃匪懈臨朝斤斤每欲浮根固本靜邊寧國耳亦豈至私哉而處任者所志不同所見各異人口云云無所不至頃來天時人情良可

寒心古人爲政防人之口甚於防川間日侍坐亦已粗申所懷不審竟當何以鎮之老子云夫惟不爭則萬物不能與之爭此言不可不察也愚意故謂朝廷宜更明授任之方韓彭可專征伐蕭曹可守管籥內外之任各有攸司廉蔣屈伸之道平勃相和之義令婉然通順人無間言然後乃可保大定功平濟天下也又觀頃日降附之徒皆人面獸心貪而無親難以義感而聚著都邑雜處人間使君嘗疲聖體以接之虛府庫以拯之足以疑惑視聽耳浩溔納之習鑿齒爲桓溫別駕溫出征伐鑿齒或從或守所在

任職每處機要蒞事有績

宋劉穆之高祖初定京城辟爲主簿時晉綱寬弛威禁不行盛族豪右負勢陵縱小民窮蹙自立無所重以司馬元顯政令違舛桓玄科條繁密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不盈旬日風俗頓改高祖書素拙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宣被四遠願公小復留意高祖旣不能留意又稟分有在穆之乃曰公但縱筆爲大字一字徑尺無嫌大旣足有所包且其勢亦偉高祖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穆之外所聞見莫不大小必白雖復間里言譁塗陌細事皆一一以聞高祖每得

民間委密消息以示聰明皆繇穆之也又愛好賓遊坐客嘗滿布耳目以爲視聽故朝野同異穆之莫不畢知雖復親暱短長皆陳奏無隱人或譏之穆之曰以公之明將來會自聞達我蒙公恩義無隱諱此張遼所以告關羽欲叛也

謝晦爲高祖太尉主簿從征關雒內外要任悉委之帝於彭城大會命紙筆賦詩晦恐帝有失起諫帝卽代作曰先蕩臨淄穢却清河雒塵華陽有逸驥桃林無伏輪於是群臣竝作

張邵爲高祖太尉參軍高祖鎮揚州邵補主簿悉心

政事精力絕人及誅劉藩邵時在泗州直廬卽夜誠衆曹曰大軍當大討可各脩舟船倉庫及曉取辨旦日高祖求諸簿署應時卽至怪問其速諸曹答曰昨夜受張主簿處分高祖曰張邵可謂尙我慮憂矣殷景仁爲高祖太尉參軍建議宜令百官舉才以所薦能否爲黜陟

蒯思爲世子征虜將軍中兵參軍高祖北伐留思侍衛世子命朝士與之交思益自謙損與人語嘗呼位官而自稱爲鄙人撫待士卒甚有綱紀衆咸親附之張暢爲南譙王義宣司空長史元凶弒逆義宣發哀

之日卽便舉兵暢爲元佐舉哀畢改服着黃帚袴褶出射堂簡人音儀容止衆皆矚目見者皆顧爲盡命事平徵爲吏部尚書封夷道縣侯

顏竣爲世祖撫軍主簿甚被愛遇竣亦盡心補益沈懷文爲西陽王子尚揚州別駕從事及子尚移鎮會稽遷撫軍長史行府州事時囚繫甚多動經年月懷文到任訊五郡九百三十六獄衆咸稱平後爲竟陵王誕驃騎錄事叅軍淮陵太守時國哀未釋誕欲居內齋懷文以爲不可乃止

南齊蔡約爲宜都王冠軍長史時諸王行事多相裁

割約在任主佐之間穆如也

梁庾黔婁鄧元起之鄉人也元起爲益州刺史黔婁爲錄事叅軍又得荊州刺史蕭遙欣故客蔣光濟並厚待之任以州事黔婁甚清潔光濟多計謀並勸爲善政

陳虞寄初爲梁岳陽王啓中記室啓爲會稽太守寄領郡五官掾在職簡略去煩苛務存大體曹局之內終日寂然

後魏高允爲樂安王範從事中郎範大武之寵弟西鎮長安允甚有裨益秦人稱之

游肇爲南安王禎鎮北府長史王薨復爲高陽王雍
鎮北府長史爲政清簡加以禪贊歷佐二王甚有聲
迹

韓務爲征蠻都督李崇司馬崇翦蕩羣蠻除近畿之
患務有力焉

傅永字脩期爲王肅豫州平南長史咸陽王禧慮肅
難信言於孝文孝文曰已選傅脩期爲其長史雖威
儀不足而文武有餘矣肅以永宿士禮之甚厚永亦
以肅爲孝文眷遇盡心事之情義至穆

酈範爲慕容白曜征南大將左司馬範前後屢陳策

畫大破宋師乃表範爲青州刺史以撫新民

高顥爲冀州別駕時軍旅之後因之饑饉顥爲綱紀
務在寬靜甚收時譽

路恃慶爲定州河間王琛長史琛貪暴肆意恃慶每
進苦言

王則驍果有武藝初隨叔父廣平王內史老生征討
每有戰功

盧道約爲開府高岳長史岳除青冀二州道約仍爲
長史兩藩有毗佐之稱

北齊徐遠爲高祖丞相騎兵叅軍事嘗征伐克濟軍

務淨為高祖所知
後周蘇綽為太祖行臺郎中在官歲餘太祖未淨知之然諸曹疑事皆詢於綽而後定所行公文綽又為之條式臺中稱咸其能

寇儁為太祖行臺記室時候莫陳悅阻兵隴右太祖志在平之乃令儁偽作魏帝勅書與費也頭令將兵助太祖討悅儁依舊勅模寫及代舍人主書等署與真無異太祖說費也頭已曾得魏帝勅書及見此勅不以為疑遂遣步騎一千受太祖節度

唐溫彥博初仕隋為幽州總管羅藝司馬藝以幽州

歸國彥博贊成其事授幽州總管府長史

褚亮為秦王文學太宗平王世克竇建德等亮嘗侍

從軍中宴筵必預歡賞從容諷議多所裨益

元萬頃乾封中從英國公李勣征高麗為遼東道管

記時別帥馮本以水軍援裨將郭待封船破失期待

封作書與勣恐高麗知其救兵不至乘危迫之乃令

萬頃作離合詩贈勣勣不達其意大怒曰軍機危切

何用詩為必斬之萬頃為解釋之乃止

第五琦天寶末為涇江丞時太守賀蘭進明甚重之

會安祿山反進明遷北海郡太守奏琦為錄事參軍

祿山已陷河間信都等五郡進明未有戰功玄宗大怒遣中使封刀促之曰不即進復斬進明之首進明惶懼不知所出琦乃勸令厚以財帛募勇敢士出奇力戰遂收所陷之郡

齊映大曆中為滑亳節度令狐彰掌書記彰疾甚草遺表因與謀後事映說彰令上表請代令子建歸京師彰然之

劉昌為宋州牙門將李靈曜據汴州反刺史李僧惠將受靈曜牽制密遣僧神表潛說僧惠僧惠因問昌昌泣贊其事乃使神表齎表詣闕下遂翦靈曜左翼汴州平李忠臣嫉僧惠功遂殺之昌潛遁及劉玄佐為刺史乃復其職

柳渾為江西觀察使魏少遊判官時與崔祐甫同在使府竝推公正州有開元寺僧徒夜飲因醉失火延燒講堂翌日歸罪於守門瘖奴虞侯亦受財而同其狀械奴送府少遊將斷獄人知瘖奴之寃莫敢言者渾與祐甫遽入具言醉僧之罪內外蒙蔽致有寃濫少遊大驚趣令訊鞫醉僧首狀瘖奴見原少遊謝曰微二君子之言幾成老夫闢劣矣

馬燧為襄陽節度嗣曹王臯賓介以正直彊幹稱漢

陽王張柬之有園林在州西公府多假之宴集臯嘗謂彞曰漢陽子孫貧弱欲買之如何彞歛容曰張漢陽有中興大功其遺業故第當百代保之王縱欲之奈何令其子孫自銜鬻焉臯默然有慙色謂彞曰臯失詞爲足下羞微足下臯安得聞此言

李憲晟之子也起家太原叅軍于頔鎮襄陽憲自醜泉尉爲從事時吳少誠據淮西與襄陽壓境少誠叛頔屢有功淮西獨憚頔之令以憲之軍謀致使然也韋詞爲韋夏卿東都留守從事頗有禪助其後累佐使府以公才聞

後唐李冲爲平盧軍節度使房知温行軍司馬初明宗鎮北面知温爲副部署廢帝爲別將長興未知温在青州位望驕倨及聞京師變起廢帝起鳳翔陰有窺伺之志嘗於密室召冲謀之曰吾嘗爲明宗軍副自有天下吾受恩隆異今岐陽不順內侮王室豈可坐觀其危亡哉吾養士數千鎧仗萬計有錢數室今圖建義何慮不成冲曰以公之英武誠如所料然至上冲年未更大事以岐帥之聲望勇略世亦罕儔又藉以屬親以彊侮弱何事不濟禍福糾纏不可誤計也僕願爲公奉表而西徐觀其釁然後圖之及冲到

京廢帝已改元踐阼羣藩職貢冲還優詔獎諭冲謂知温曰京邑熙熙然速宜入覲以保遠圖及知温至帝以宿舊待之異禮

晉顏衍正直之士也為青州房知温幕客知温厚斂不已積貨數百萬治第於南城出則以妓樂相隨任意所之魯不以政事為務衍委曲陳其利病知温不能用及高祖建義入維尚不即進獻耀兵於牙帳之下衍正色謂曰偽主當有天下多力善戰豈明公之比而天運有歸坐成灰燼今青州遷延入貢何以求安千百武夫無足為恃淨為明公之所憂也知温遂

馳表稱賀青人乃安及知温卒部曲將吏分其所聚列為富室衍又勸其子彥儒進錢十萬貫以助國用朝廷除彥儒為沂州刺史其家保全皆衍之力也

熊皦閩人多知數邠州節度使劉景巖辟為判官景巖比以盜據延州朝廷嘗姑息之皦前入朝言已說景巖肯移近地遂降命改鎮執政以為皦有緩頰之力乃賜以金紫

漢王敏有文學舉進士第依杜重威歷數鎮從事重威在任以贖貨為務每箕歛民賦敏力止之十亦行其一二人甚嘉之及重威鎮鄴不以朝命為事多失

人情敏嘗勸之泣下重威始則不從及其窮也納敏之言翻然來降時以敏深達逆順有紓難之力亦近代之良士也高祖命以憲秩獎其節義時重威幕客有劉當王祐鞠明德皆謫焉

周邊蔚為毛璋邠寧觀察判官時璋為麾下所惑有跋扈之意蔚知其事急因乘間極言又喻以逆順之理璋即時遣妻子入貢朝廷以蔚有贊畫之效錫以三品章綬改許州戍判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幕府部

規諷

兩漢而下自將相府寺以至州郡率有掾屬從事多自辟召以為佐助其所禮命良在正人是以有知己之義焉有賓主之道焉若乃政或未臧事有過舉或失仁而趨利或憑勢以縱欲則必激切忠告奏記盡

規諭以正道革其非心故從之者不失其令名拒之者或陷於不義布在方冊可以明徵孔子曰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盖有是夫

漢崔朝為幽州從事諫刺史無與燕刺王通及刺王敗昭帝擢朝為侍御史

燕刺王旦武帝子坐與上官桀等謀亂自殺

杜欽辟大將軍王鳳幕府時琅邪太守馮野王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就醫藥鳳風御史中丞劾

奏野王

風讀日諷

賜告養病而私自便

便安也

持虎符出界

歸家奉詔不敬欽素高野王父子行能奏記於鳳為野王言曰竊見令口吏二千石告過長安謁

謁者自白得告

也律二千石以上告歸歸寧道不過行在所者便道之官無辭

不分別予賜

予予告也賜賜

也今有司以為予告得歸賜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

省刑之意

省減也

夫三最予告令也

在官連有三最則得予告也

病

滿三月賜告詔恩也今告則得詔恩則不得失輕至之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亡著

令

律施行無不得去郡之文也傳曰賞疑從予所以廣恩勸功也

疑當賞不當賞則予之疑厚薄則從厚

罰疑從去所以慎刑闕難知也

疑當罰不當罰則赦之疑輕重則從輕

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

釋廢棄也假謂假託法律而致其罪

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即以二千石

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刑為後

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賞大信不可不慎鳳不聽竟坐免野王

後漢范升王莽時為大司空王邑議曹史王莽頌發兵役徵賦繁興升乃奏記邑曰升聞子以人不問於其父母為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為忠今眾人咸稱朝聖皆曰公明蓋明者無不見聖者無不聞今天下之事昭昭於日月震震於雷霆而朝云不見公云不聞則元元焉所呼天公以為是而不言則過小矣知而從令則過大矣二者於公無可以免宜乎天下歸怨於公矣朝以遠者不服為至念升以近者不悅為

重憂今動與時戾事與道反馳騫覆車之轍探湯敗事之後後出益可怪晚發愈可懼耳方春歲首而動發遠役藜藿不克田荒不耕穀價騰躍斛至數千吏人陷於湯火之中非國家之人也如此則胡貊守關青徐之寇在於帷帳矣升有一言可以解天下倒懸免元元之急不可書傳願蒙引見極陳所懷邑雖然其言而竟不用

後漢虞延陳留人太守富宗聞延名召署功曹宗性奢靡車服器物多不中節延諫曰昔晏嬰輔齊鹿裘不完季文相魯妾不衣帛以約失之者鮮矣宗不悅

延卽辭退居有頃宗果以侈縱被誅臨當伏刑攀涕而歎曰恨不用功曹虞延之諫光武聞而奇之

彭脩會稽人仕郡爲功曹時西部都尉宰龜行太守事以微過收吳縣獄吏將殺之主簿鍾離意爭諫甚切晁怒使收縛意欲案之掾吏莫敢諫脩排闥直入拜於庭曰明府發雷霆於主簿請問其過龜曰受教三日初不奉行廢命不忠豈非過邪脩因拜曰昔任座面折文侯朱雲攀毀欄檻自非賢君焉得忠臣今慶明府爲賢君主簿爲忠臣龜遂原意併赦獄吏罪崔駰爲大將軍竇憲掾憲擅權驕恣駰數諫之及出

曰奴道路愈多不法駰爲主簿前後奏記數十指長短憲不能容稍疎之因察駰高第出爲長岑長駰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

何敞辟太尉宋繇府時竇氏專政外戚奢侈賞賜過制倉帑爲虛敞奏記繇曰敞聞事君之義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歷觀世主時臣無不各欲爲化垂之無窮然而平和之政萬無一者蓋以聖主賢臣不能相遭故也今國家秉聰明之弘道明公履晏晏之純德君臣相合天下翕然治平之化有望於今孔子曰如有用我者三年有成今明公視事出入再朞宜當克已

以醜四海之心禮一穀不升則損服徹膳天下不足若已使然而比年水旱人不收穫涼州緣邊家被凶害男子疲於戰陳妻女勞於轉運老幼孤寡歎息相依又中州內郡公私屈竭此實損膳節用之時國恩覆載賞賚過度但聞臘賜自郎官以上公卿王侯以下至於空竭帑藏損耗國資尋公家之用皆百姓之力明君賜賚宜有品制忠臣受賞亦應有度是以夏禹玄圭周公束帛今明公位尊任重責深負大上當規正綱紀下當濟安元元豈但空空無違而已哉宜先正己以率羣下還所得賜因陳得失奏王侯就國

除苑囿之禁節省浮費賑卹窮孤則恩澤下暢黎庶悅豫上天聰明必有立應使百姓歌誦史官紀德豈但子文逃祿公儀退食之比哉繇不能用周章字次叔南陽隨人仕郡爲功曹時大將軍竇憲免封冠軍侯就國章從太守行春到冠軍太守猶欲謁之章進諫曰今日公行春豈可越儀私交且憲椒房之親勢傾王室而退就藩國禍福難量明府剖符大臣千里重任舉止進退其可輕乎太守不聽遂使拜車章前拔佩刀絕馬鞅於是乃止及憲被誅公卿以下多以交關得罪太守幸免以此重章

張敞南陽人爲郡功曹大守王暢下車奮厲威猛豪
右大震敞奏記諫曰五教在寬著之經典湯去三面
八方歸仁武王入殷先去炮烙之刑高祖鑒秦唯定
三章之法孝文皇帝感一緹縈蠲除肉刑卓茂文翁
召父之徒皆疾惡嚴刻務崇溫厚仁心賢政流聞後
世夫明哲之君網漏吞舟之魚然後三光明於上人
物悅於下言之若迂其效甚近發屋伐樹將爲嚴烈
雖欲懲惡難以聞遠以明府上智之才日月之曜敷
仁惠之政則海內改觀實有折枝之易而無挾山之
難耶爲舊都侯甸之國園廟出於章陵三后生自新

野士女沾教化黔首仰風流自中興以來功臣將相
繼世而隆愚以爲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未
若禮賢舜舉臯陶不仁者遠隨會爲政晉盜奔秦虞
芮入境讓心自生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暢深納敞諫
更崇寬政慎刑簡罰教化遂行
周舉辟司徒李郃府後長樂少府朱儗代郃爲司徒
舉猶爲吏時宦者孫程等坐懷表上殿爭功順帝怒
悉徙封遠縣於是乃勅雒陽令促期發遣舉說儗曰
朝廷在西鍾下時非孫程等豈立雖韓彭吳賈之功
何以加諸今忘其大德錄其小過如道路天折帝有

殺功臣之譏及今未去宜急表之俟日今詔怒二尚書已奏其事吾獨表此必致罪譴舉曰明公年過八十位爲台輔不於今時竭忠報國惜身安寵欲以何求祿位雖全必陷佞邪之譏諫而獲罪猶有忠貞之名若舉言不足採請從此辭俟乃表諫順帝從之李固爲大將軍梁商從事中郎商以后父輔政而柔和自我不能有所整裁災異數見下權日重固欲令商先正風化退辭高滿乃奏記曰春秋褒儀父以開義路貶無駭以閉利門夫義路閉則利門開利門開則義路閉也前孝安皇帝內任伯榮樊豐之屬外委

周廣謝暉之徒開門受賂署用非次天下紛然怨聲滿道朝廷初立頗存清靜未能數年稍復墮損左右黨進者日有遷拜守死善道者滯澗窮路而未有改敝立德之方又卽位以來十有餘年聖嗣未立群下絕望可令中宮博簡嬪媵兼採微賤宜子之人進御至尊順助天意若有皇子毋自乳養無委保妾醫巫以致飛燕之禍明將軍望尊位顯當以天下爲憂崇尚謙省垂則萬方而新營祠堂費功億計非以昭明令德崇示清儉自數年以來災怪屢見比無雨潤而沈陰鬱^{雲起}决^貌 宮省之內容有陰謀孔子曰智者見

變思刑愚者觀怪諱名天道無親可爲祗畏加近者
月食旣於端門之側月者大臣之體也夫窮高則危
月滿則溢月盈則缺日中則移凡此四者自然之數
也天地之心福謙忌盛是以賢達功遂身退全名養
壽無有怵迫之憂誠令王綱一整道行忠立明公踵
伯成之高全不朽之譽豈與此外戚凡輩耽榮好位
者同日而論哉固狂夫下愚不達大體竊感古人一
飯之報况受顧遇而容不盡乎商不能用

朱穆字公叔大將軍梁冀使典兵事桓帝即位順烈
太后臨朝穆以冀勢地親重望有以扶持王室因推
災異奏記以勸戒冀曰穆伏念明年丁亥之歲刑德
合於乾位易經龍戰之會其文曰龍戰于野其道窮
也謂陽道將勝而陰道負也今年九月天氣鬱昌五
位四侯連失正氣此互相明也夫善道屬陽惡道屬
陰若脩正守陽摧折惡類則福從之矣穆每事不逮
所好唯學傳受於師時有可試願將軍少察愚言申
納諸儒而親其忠正絕其姑息專心公朝割除私欲
廣求賢能斥遠佞惡夫人君不可不學當以天地順
道漸漬其心宜爲皇帝選置師傳及侍講者得小心
忠篤敦禮之士將軍與之俱入叅勸講授師賢法古

此猶倚南山坐平原也誰能傾之今年夏月暈房星
明年當有小厄宜急誅姦臣爲天下所怨毒者以塞
災咎議郎大夫之位本以式序儒術高行之士今多
非其人九卿之中亦有乖其任者惟將軍察焉又薦
种暉藥巴等而明年嚴鮪謀立清河王蒜又黃龍二
見沛國冀無術學遂以穆龍戰之言爲應於是請暉
爲從事中郎薦巴爲議郎舉穆高第爲侍御史冀驕
暴不悛朝野嗟毒穆以故史懼其釁積招禍復奏記
諫曰古之明君必有輔德之臣規諫之官下至器物
銘書成敗以防遺失故君有正道臣有正路從之如

升堂違之如赴壑今明將軍地有申伯之尊位爲羣
公之首一日行善天下歸仁終朝爲惡四海傾覆頃
者官人俱匱加以水蟲爲害京師諸官費用增多詔
書發調或至十倍各言官無見財皆當出民榜掠割
剝強令充足公賦旣重私歛又深牧守長吏多非德
選貪聚無厭遇人如虜或絕命於箠楚之下或自賊
於迫切之求又掠奪百姓皆托之尊府遂令將軍結
怨天下吏人酸毒道路歎嗟昔秦政煩苛百姓土崩
陳勝奮臂一呼天下鼎沸而面諛之臣猶言安耳諱
惡不悛卒至亡滅昔永和之末綱紀少弛頗失人望

四五歲耳而財空戶散下有離心馬兔之徒乘敝而
起荆揚之間幾成大患

質帝時九江賊馬兔稱黃帝
歷陽賊華孟稱黑帝並九州

都尉滕撫
討斬之

幸賴順烈皇后初政清靜內外同力僅乃

討定今百姓戚戚困於永和內非仁愛之心可得容
忍外非守國之計所宜久安也夫將相大臣均體元
首共與而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以
去明即昧履危自安主孤時困而莫之卹乎宜時易
宰守非其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絕郡國諸所
奉送內以自明外解人惑使挾姦之吏無所依託司
察之臣得盡耳目憲度既張遠邇清一則將軍身尊

事顯德耀無窮天道明察無言不信惟垂省覽冀不
納而縱放日滋遂復賂遺左右交通宦者任其子弟
賓客以為州郡要職穆又奏記極諫冀終不悟報書
云如此僕亦無一可邪穆言雖切然亦不甚罪也

蓋勳為漢陽長史時梁州刺史宋臬

一作宋臬

患多寇謂

勳曰涼州寡於學術故屢致反暴今欲多寫孝經令
家家習之庶或使人知義勳諫曰昔太公封齊崔杼
殺君伯禽侯魯慶父篡位此二國豈乏知學者今不
急靜難之術遽為非嘗之事既足結怨一州又當取
笑朝廷勳不知其可也臬不從遂奏行之果被詔書

丹府元龜 規諷八
卷之七百二十三
詰責坐以虛慢懲

陳琳爲大將軍何進主簿進欲誅諸宦官太后不聽
進乃召四方猛將並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劫恐太后
琳諫進曰易稱卽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
不可欺以得志况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
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
於鼓洪爐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遵經
合道天人順之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合聚
疆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不成功祗爲
亂階進不納其言竟以取禍

梁衍爲皇甫嵩左將軍長史嵩與董卓有怨卓後秉
政初平元年乃徵嵩爲城門校尉因欲殺之嵩將行
衍說曰漢室微弱闖豎亂朝董卓雖誅之而不能盡
忠於國遂復寇掠京邑廢立從意今徵將軍大則危
禍小則困辱今卓在雒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衆精
兵三萬迎接至尊奉令討逆發命海內徵兵群帥表
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禽也嵩不從遂就徵
鮑信爲兗州刺史劉岱從事初平三年青州黃巾衆
百萬入兗州殺任城相鄭遂轉入東平岱欲擊之信
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鬪志不可敵

也觀賊衆群輩相隨軍無輜重唯以鈔略爲資今不若畜士衆之力先爲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離散後選精銳據其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爲所殺

閻圃巴西人張魯領漢寧太守圃爲功曹民有地中得玉印者群下欲尊魯爲漢寧王圃諫魯曰漢川之民戶出十萬財富土沃四面險固上佐天子則爲桓文次及竇融不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勢足斬斷不煩於王願且不稱勿爲禍先魯從之

閻象爲袁術大將軍主簿興平中獻帝播越敗于曹

陽術大會群下因謂曰今海內鼎沸劉氏微弱吾家

四世公輔

袁安及一子敞京京子湯湯子逢並爲司空

百姓所歸欲應天

順民於諸君何如衆莫敢對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積德累功三分天下猶服事殷明公雖奕世克昌孰若有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至殷紂之敝也術默然使召張範範辭疾遣弟承往應之術問曰昔周室陵遲則有桓文之霸秦失其政漢接而用之今狐以土地之廣士人之衆欲微福於齊桓擬迹於高祖可乎承對曰在德不在衆苟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云匹夫霸王可也若陵僭無度干時而動衆之所

棄誰能興之術不說

沮授爲袁紹冀州別駕紹有三子譚熙尚譚長而慧尚少而美紹後妻劉氏偏寵愛尚數稱於紹紹亦奇其姿容欲使得嗣乃以譚繼兄後出爲青州刺史授諫曰世稱一兔走衢萬人逐之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年均以賢德均則上古之制也願上惟先代成敗之戒下思逐兔分定之義紹曰孤欲令兒各據一州以觀其能授出口禍其始此乎

崔琰爲袁紹從事時士卒橫暴掘發丘壙琰諫曰昔孫卿有言不素教甲兵不利雖湯武不能以戰勝今

道路暴骨民未見德桓勅郡縣掩骼埋胔示憐恤之愛追文王之仁紹以爲騎都尉後紹治兵黎陽次于延津琰復諫曰天子在許民望助順不如守境述職以寧區宇紹不聽遂敗于官渡

王修爲袁譚治中從事譚欲攻弟尚修諫曰兄弟還相攻擊是敗亡之道也譚不悅然知其忠節後又問修計安出修曰夫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鬪而斷其右手而曰我必勝若是者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屬有讒人固將交鬪其間以求一朝之利願明使君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

睦以禦四方可以橫行天下譚不聽遂與尚相攻擊
魏傅幹爲太祖丞相叅軍太祖征吳幹諫曰治天下
之大具有二文與武也用武則先威用文則先德威
德足以相濟而後王道備矣往者天下大亂上下失
序明公用武攘之十平其九今未承王命者吳與蜀
也吳有長江之險蜀有崇山之阻難以威服易以德
懷愚以爲可直按甲寢兵息軍養士分土定封論功
行賞若此則內外之心固有功者勸而天下知制矣
然後漸興學較以導其善性而長其義節公神武震
四海若修文以濟之則普天之下無思不服矣今舉

十萬之衆屯之長江之濱若賊負固深藏則士馬不
得逞其能奇變無所用其權則大威有屈而敵心未
能服矣唯明公思虞舜舞干戚之義全威養德以道
制勝太祖不從軍遂無功
杜襲爲太祖留府長史駐關中時將軍許攸擁部曲
不附太祖而有慢言太祖大怒先欲伐之羣臣多諫
可招懷攸共討彊敵太祖橫刀於膝作色不聽襲入
欲諫太祖逆謂之曰吾計已定卿勿復言襲曰若殿
下計是邪臣方助殿下成之若殿下計非邪雖虜置
改之殿下逆臣令勿言之何待下之不闕乎太祖曰

許攸慢吾如何可置乎襲曰殿下謂許攸何如人邪
 太祖曰凡人也襲曰夫惟賢知賢惟聖知聖凡人安
 能知非凡人邪方今豺狼當路而狐狸是先人將謂
 殿下避彊攻弱進不為勇退不為仁臣聞千鈞之弩
 不為鼷鼠發機萬石之鐘不以莛撞起音今區區之
 許攸何足以勞神武哉太祖曰善遂厚撫攸攸即歸
 服又文帝為太子夏侯尚暱於太子情好至密襲謂
 非益友不足殊待以聞太祖文帝初甚不悅後乃追
 思其柔而不犯皆此類也
 邢顒為太祖丞相東曹掾初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

有寵丁儀等竝贊翼其美太祖問顒顒對曰以庶代
 宗先世之戒也願殿下深重察之太祖職其意後遂
 以為太子少傅遷太傅

蜀王商為益州牧劉璋治中從事時王塗隔絕州之
 牧伯猶七國之諸侯也而璋懦弱多疑不能黨信大
 臣商奏記諫璋璋頗感悟

黃權為劉璋主簿璋用別駕從事張松計遣法正將
 兵迎先主權諫曰劉備有梟名梟即驍也今以部曲遇之

則不滿其心以賓客待之則一國不容二王此非自
 安之道從事王累自倒懸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

李邈爲丞相諸葛亮叅軍亮西征馬謖在前敗績亮將殺之邈諫以秦赦孟明用霸西戎楚誅子玉二世不競失亮意還蜀

楊顥爲諸葛亮主簿亮嘗自較簿書顥直入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爲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爲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

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王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爲治乃躬自較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亮謝之

王連爲屯騎校尉領丞相長史時南方諸郡不賓諸葛亮將自征之連諫以爲此不毛之地疫癘之鄉不宜以一國之望冒險而行亮慮諸將才不及已意欲必往而連言輒懇至故停留者久之

晉荀勗叅文帝大將軍事時魏高貴鄉公欲爲變大將軍掾孫佑守閭闔門帝弟安陽侯幹聞難欲入佑

謂幹曰未有入者可從東掖門及幹至帝遲之幹以狀白帝欲族誅佑勗諫曰孫佑不納安陽誠宜深責然事有逆順用刑不可以喜怒爲輕重今戍倅刑止其身佑乃族誅恐義士私議乃免佑爲庶人

李憲爲并州別駕時驍騎將軍秦朗過并州州將畢軌敬焉令乘車至閣憲固諫以爲不可軌不得已從之

江統蔡克棗嵩等爲成都王穎官屬陸雲爲孟玖所譖穎將害之統等上疏曰統等聞人主聖明臣下盡規苟有所懷不敢不獻昨聞教以陸機後失軍期師

徒敗績以法加刑莫不謂當誠足以肅齊三軍威示遠近所謂一人受戮天下知誠也且聞重教以機勗爲反逆應加族誅未知本末者莫不疑惑夫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惟刑之恤古人所慎今明公興舉義兵以除國難四海同心雲合嚮應罪人之命懸於漏刻太平之期不旦則夕矣機兄弟竝蒙拔擢俱受重任不當背罔極之恩而向垂亡之寇去太山之安而赴累卵之危也直以機計慮淺近不能董攝群帥致果殺敵進退之間事有疑似故令聖鑒未察其實耳刑誅事大言機有反逆之徵宜令

王粹牽秀簡較其事令事驗顯然暴之萬姓然後加
雲等之誅未足爲晚今此舉錯實爲太重得之則足
令天下情服失之則必使四方心離不可不令審諦
不可不令詳慎統等區區非爲陸雲請一身之命實
慮此舉有得失之機敢竭愚慙以備誹謗穎不納統
等重請穎遲廻者三日盧志又曰昔趙王殺中護軍
趙浚赦其子驥驥詣明公而擊趙即前事也蔡克入
至潁州叩頭流血曰雲爲孟玖所怨遠近莫不聞今
果見殺罪無彰驗將令群心疑惑竊爲明公惜之僚
屬隨克入者數十人流涕固請穎惻然有霽雲色孟

玖扶穎入催令殺雲時年四十二有二女無男門
故吏迎喪葬清河

孫惠爲齊王冏賊曹屬齊王輔政驕恣日甚終無悛
志惠諫王曰惠聞天下五難四不可而明公皆以居
之矣捐宗廟之主忽千乘之重躬貫甲冑犯冒鋒刃
此一難也奮三百之卒決全勝之策集四方之衆致
英豪之士此二難也舍殿堂之尊居單幕之陋安囂
塵之慘同將士之勞此三難也驅烏合之衆當凶強
之敵任神武之畧無疑阻之懼此四難也檄六合之
內著盟信之誓升幽宮之帝復皇祚之業此五難也

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可久執大威不可久居未有行其五難而不以為難遺其不可而謂之為可惠竊所不安也自永熙以來十有一載人不見德惟戮是聞公族構篡奪之禍骨肉遭梟夷之刑羣王被囚檻之困如主有離絕之哀歷觀前代國家之禍至親之亂未有今日之甚者也良史書過後嗣何觀天下所以不去於晉符命長存於世者主無嚴虐之暴朝無酷烈之政武帝餘恩獻王遺愛聖慈惠和尚結人心四海所係實在於茲今明公建不世之義而未為不世之讓天下惑之思求所悟長沙成

都魯衛之密國之親親與明公計功受賞尚不自先今之宜倣桓文之勲邁臧札之風芻狗萬物不仁其化崇親推近功遂身退委萬機於二王命方嶽於羣后耀義讓之旗鳴思歸之鑿宅大齊之墟振泱泱之風垂拱青徐之域高枕營丘之藩金石不足以銘高八音不足以贊美姬文不得專聖於前太伯不得獨賢於後今明公忘亢極之悔忽窮高之凶棄五嶽之安若累卵之危外以權勢受疑內以百揆損神雖處高臺之上逍遙重仞之墟及其危亡之憂過於穎翟之慮羣下竦戰莫之敢言惠以衰亡之餘遭陽九

運其矢石之禍赴大王之義脫褐冠胄從戎于許契
濶戰陣功無可記當隨風塵待罪初服屈原放斥心
存南郢樂毅適趙志戀北燕况惠受恩偏蒙識養雖
復甞違情隆二臣是以披露血誠冒昧干迕言入身
戮義讓功舉退就鈇鑕此惠之死賢於生也罔不納
熊遠字孝文元帝作相引爲主簿時傳北陵被發帝
將舉哀遠上疏曰園陵旣不親行承傳言之者未可
爲定且園陵非一而直言侵犯遠近吊問答之宜當
有主謂應更遣使攝河南尹按行得審問然後可發
哀卽宜命將至雒脩復園除討除逆類昔宋殺無畏

莊王奮袂而起衣冠相追於道軍成宋城之下况此
酷辱之大耻臣子奔馳之日夫脩園陵至孝也討逆
叛至順也救社稷至義也卹遺黎至仁也若脩此四
道則天下嚮應無思不服矣昔項羽殺義帝以爲罪
漢祖哭之以爲義劉項存亡在此一舉群賊豺狼弱
於往日惡逆之甚重於丘山大晉受命未改於上兆
庶謳吟思德於下今順天下之心命貔貅之士鳴檄
前驅大軍後至威風赫然聲振朔野則上副西土義
士之情下允海內延頸之望矣屬有杜弢之難不能
從建興初正旦將作樂遠諫曰謹按尚書四海遏密

八音禮云凶年天子徹樂減膳孝懷皇帝梓宮未反
豺狼當塗人神同忿公明德茂親社稷是賴今杜弼
蟻聚湘川比歲征行百姓疲弊故使義衆奉迎未舉
履端元日正始之初貢士鱗萃南北雲集有識之士
於是觀禮公與國同體憂容未歇昔齊桓貫澤之會
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數國及葵丘自矜叛者
九國人心所歸惟道與義將詔皇綱於旣往叛霸業
於來今表道德之軌闡忠孝之儀明仁義之統弘禮
樂之本使四方之士退懷嘉則令榮耳目之觀崇戲
美之好懼違雲韶雅頌之美非納軌物有塵大教謂

宜設饌以賜群下而已元帝納之是時琅邪國侍郎
王鑒勸帝親征杜弼遠又上疏曰皇綱失統中夏多
故聖主肇祚遠奉西都梓宮外次未反園陵逆寇遊
魂國賊未夷明公憂勞乃心王室伏讀聖教人懷慷慨
慨杜弼小豎寇抄湘州比年征討經載不夷昔高宗
伐鬼方三年乃剋用兵之難非獨在今伏以古今之
勦王遭時艱難亦有親征以隆大勳亦有遣將以平
小寇今公親征文武將吏度支籌量舟輿器械所出
若足用者然後可征愚謂宜如前遣五千人徑與水
軍進征旣可得速必不後時昔齊用穰苴燕晉退軍

秦用王翦剋平南荆必使督護得才卽賊不足慮也
會叟已平轉從事中郎
羊亮爲大傅楊駿叅軍時京兆多盜竊駿欲更重其
法盜百錢加大辟請官屬會議亮曰昔楚江乙毋失
布以爲盜繇令尹公若無欲盜宜自止何重法爲駿
慙而止
羊琇叅鎮西鍾會軍事從平蜀及會謀反琇正言苦
諫還賜爵關內侯
熊甫爲大將軍王敦府叅軍見敦委任錢鳳將有異
圖因酒酣謂敦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佞倖在位鮮

不敗業敦乃作色曰小人阿誰甫無懼容因此告歸
臨與敦別因酒歌曰陰風颭起蓋山陵氛霧蔽日玉
石焚往事旣去可長歎念別惆悵會復難敦知其諷
已而不納

謝鯤爲王敦長史初敦謂鯤曰吾當以周伯仁爲尙
書令戴若思爲僕射及至都復曰近來人情何如鯤
對曰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悠悠之言實未達
高義周顛戴若思南北人士之望明公舉而用之羣
情帖然矣是日敦遣兵收周戴而鯤弗知敦怒曰君
麤疎邪二子不相當吾已收之矣鯤與顛素相親重

聞之愕然若喪諸已參軍王璠以敦誅顛諫之甚切
敦大怒命斬璠時人士畏懼莫敢言者鯤曰明公舉
大事不戮一人璠以獻替忤旨便以寡鼓不亦過乎
敦乃止敦既誅害忠賢而稱疾不朝將還武昌鯤喻
敦曰公大存社稷建不世之勲然天下之心實有未
達若能朝天子使君臣釋然萬方之心於是乃服伏
衆望以順羣情盡冲退以奉至上如斯則勲侔九合
名垂千載矣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日入覲
主上側席遲得見公宮省穆然必無虞矣公若入朝
鯤請侍從敦勃然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人亦復何損

於時竟不朝而去

王濛爲司徒王導府掾導復引康術弟孝濛致牋於
導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杖德義以尹天下方將澄
清彞倫崇重名器軍國殊用文武異容豈可令涇渭
混流虧清穆之風何以允答具瞻儀形海內導不荅
王述爲庾冰征虜長史冰弟安西將軍翼鎮武昌以
累有妖人猛虎入府欲移鎮避之述與冰牋曰竊聞
安西欲移鎮樂鄉不審此爲筭邪將是情邪若謂爲
筭則彼去武昌千有餘里數萬之衆造創移徙方當
興立城壁公私勞擾若信要害之地所宜進據猶當

計移徙之煩權二者輕重况此非今日之要邪方今
疆胡陸梁當蓄力養銳而無故遷動自取非筭又江
州當泝流數千供繼軍府力役增倍疲曳道路且武
昌實是江東鎮戍之中非但扞禦上流而已急緩赴
告駿奔不難若移樂鄉遠在西陲一朝江渚有虞不
相接救方嶽馭重將故當居要害之地倚爲內外形
勢使闕闕之心不知所向若是情邪則天道玄遠鬼
神難言妖祥吉凶誰知其故是以達人君子直道而
行不以情失昔秦忌亡胡之讖卒爲劉項之資周惡
彘弧之謠而成褒姒之亂此旣然矣歷觀古今鑒其

遺事妖異速禍敗者蓋不少矣禳避之道苟非所審
且當擇人事之勝理思社稷之長計斯則天下幸甚
令名可保矣若安西盛意已耳不能安於武昌但得
近移夏口則其次也樂鄉之舉咸謂不可願將軍體
國爲家固審此舉時朝議亦不允翼遂不移鎮
郭瑀符氏之末爲雒陽王穆左長史穆惑於讒聞西
伐索嘏瑀諫曰昔漢定天下然後誅功臣今事業未
建而誅之立見麋鹿游於此庭矣穆不從
劉牢之爲王恭司馬恭起兵將以誅王愉爲各牢之
諫曰將軍今動以伯舅之重執忠貞之節相王以姬

且之尊時望所係昔年已戮寶緒送王厥書是深伏
將軍也頃所授用雖非皆允未爲大失割庾楷四郡
以配王愉於將軍何損晉陽之師其可再乎恭不從
前燕封裕爲記室將軍慕容皝以牧牛給貧家田于
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無地者亦田苑中
公收其七三分入私封裕諫曰臣聞聖王之宰國也
薄賦而藏於百姓分之以三等之田十一而稅之寒
者衣之饑者食之使家給人足雖水旱而不爲災者
何也高選農官務盡勸課人給周田百畝亦不假牛
力力困者受旌顯之賞惰農者有不齒之罰又量事

置官量官置人使官必稱職人不虛位度歲入多少
裁而祿之供百僚之外藏之太倉三年之耕餘一年
之粟以斯而積公用於何不足水旱其如百姓何雖
務農之令屢發二千石令長莫有志勤在公銳盡地
利者故漢祖知其如此以墾田不實徵殺二千石以
十數是以明章之際號稱升平自永嘉喪亂百姓流
亡中原蕭條千里無煙饑寒流隕相繼溝壑先王以
神武聖略保全一方威以殄姦德以懷遠故九州之
人塞表殊類襁負萬里若赤子之歸慈父流人之多
舊土十倍有餘人殷地狹故無田者十有四焉殿下

以英聖之資克廣先業南摧疆趙東滅句麗開境三千戶增十萬繼武闡廣之功有高西伯宜省罷諸苑以業流人人至而無資產者賜之以牧牛人既殿下之人牛豈失乎善藏者藏於百姓若斯而已爾者深副樂土之望中國之人皆將壺殮奉迎石季龍誰與居乎且魏晉雖道消之世猶削百姓不至於七八特官牛而官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與官中分百姓安之人皆悅樂臣猶曰非明王之道而况增乎且水旱之厄堯湯所不免王者宜濬治溝澮循鄭白西門史起溉灌之法旱則決溝爲雨水

則入於溝瀆上無雲漢之憂下無昏墊之患句麗百濟及宇文段部之人皆兵勢所徙非如中國慕義而至咸有思歸之心今戶垂十萬狹湊都城恐方將爲國家深害宜分其兄弟宗屬徙于西境諸城撫之以恩簡之以法使不得散在居人知國之虛實今中原未平資畜宜廣官司猥多游食不少一夫不耕歲受其饑必取於耕者而食之一人食一人之力游食數萬損亦如之安可以家給人足治致升平殿下降覽古今之事多矣政之巨患莫甚於斯其有經略出世才稱時求者可隨須置之列位非此已往其耕而

食蠶而衣亦天之道也殿下聖性寬明思言若渴故
人盡芻蕘有犯無隱前者叅軍王憲大夫劉明並婦
忠獻欵以貢至言雖頗有逆鱗意在無責王者奏以
妖言犯上致之於法殿下慈弘包納恕其大辟猶削
黜禁錮不齒於朝其言是也殿下固宜納之如其非
也宜亮其狂狷罪諫臣而求直言亦猶北行詣越豈
有得邪右長史宋諒等阿媚苟容輕劾諫士已無骨
鯁嫉人有之掩蔽耳目不忠之甚四業者國之所資
教學者有國盛事習戰務農尤其本也百工商賈猶
其末耳宜量軍國所須置其員數已外歸之於農教

之戰法學者三年無成亦宜還之於農不可徒克大
員以塞聰雋之路臣之所言當也願時速施行非也
登加罪戮使天下知朝廷從善如流罰惡不淹王憲
劉明忠臣也願宥忤鱗之愆收其藥石之效

宋孔寯子爲高祖太尉主簿上書陳損益曰隆化之
道莫先於官得其才枚卜之方莫若於人慎其舉雖
復因革不同損益有異求賢審官未之或改師錫僉
日煥乎欽明之誥拔茅征吉著於幽贊之爻晉師有
成瓜衍作賞楚乘無入爲賈不賀今舊命惟新幽人
引領韶之盡美已備於振綱武之未盡善或存於理

目雖九官之職未可備舉親民之選尤宜在先愚欲使天朝四品官外及守牧各舉一人堪爲二千石長吏者以付選官隨缺叙用得賢受賞失舉任罰夫惟帝之難豈庸識所易然舉爾所知非求多之用百官之明孰與一識之見孰咎在已豈容殉物之私今非以選曹所銓其於乖謬衆職所舉必也惟良宜申求賢權其廣塗考績取其少殿若才實拔羣進宜尚德治阿之宰不必計年免徙之守豈限資秩自此以還故當才均以資資均以地宰莅之官誠曰吏職然監觀民瘼翼化宣風則隱厚之求急於刀筆能事之功

接於德心以此論才行之年歲豈惟政無秕蠹民庇手足而已將使公路日清私請漸塞仕無心競人必由已處士砥自求之節士子藏交馳之情甯子庸微不識治體冒昧陳愚退懼違謬

何尚之爲廬陵王義真車騎諮議叅軍義真與司徒徐聿之尚書令傅亮等不協每有不平之言諫戒不納義真被廢入爲中書侍郎

南齊周顒爲蕭惠開府主簿嘗諫惠開性太險峻惠開不悅答顒曰天險地險王公設險但問用險何如

耳

後魏韓麒麟參征南慕容白曜軍事進攻升城師人多傷及城潰白曜將坑之麒麟諫曰今始踐僞境方圖進趣宜寬威厚惠以示賊人此韓信降范陽之計勃敵在前而便坑其衆恐自此以東將人各爲守攻之難剋日久師老外民乘之以生變故則三齊未易圖也白曜從之皆令復業齊人大悅

辛琛爲滎陽郡丞太守元麗性頗使酒每諫之麗後醉輒令閉閣曰勿使丞入也

張普惠爲任城王澄所知澄爲雍州刺史啓普惠爲府錄事參軍澄功衰在身欲於七月七日集會文武北園馬射普惠奏記於澄曰竊聞三殺九親別疎昵之叙五服六術等衰麻之心皆因事飾情不易之道者也然則莫大之痛滯於終身之外書策之哀除於喪紀之內外者不可無節故斷之以三年內者不可遂除故敦之以日月禮大練之日鼓素琴蓋推以卽吉也若小功以上非虞附練除不沐浴此拘之以制也魯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總不祭又何助於人祭旣不與疑無宴食之道又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子曰脫衰與奠非禮也注云爲其忘哀疾愚謂除喪之始不與饋奠小功之

內其可觀射乎雜記云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弗食也食猶擇人於射爲惑伏見明教立射會之限將以二七令辰集城中文武肄武藝於北園行揖讓於中否時非大閱之秋景涉妨農之節國家編禫甫除殿下功衰仍襲釋而爲樂以訓百姓便是易先王之典教忘哀感之至情恐非所以昭令德示子孫者也按射義射者以禮樂爲本怠而從事不可謂禮鍾鼓弗設不可謂樂捨此二者何用射爲又七日之戲令制無之班勞所施慮遺事體庫府之虛宜待新調二三之趣停之爲便乞至九月

備飾盡行然後奏狸首之章宣矍相之令聲軒懸建雲鉦神民訢暢於斯時也伏惟慈明遠被萬民是望舉動以書發言唯則願更廣訪賜垂曲採昭其管見之心恕其讜言之責則芻蕘無遺歌輿人有獻誦矣澄意納其言託辭自罷乃荅曰文武之道自昔成規明耻教戰振古嘗軌今雖非公制而此州承前已有斯式旣不勞民損公任其私射復何失也且纂文習武人之嘗藝豈可於嘗藝之間要湏令制乎比適欲依前州府相率王務之暇肄藝良辰亦未言費用庫物也禮兄弟內除明哀已殺小功客至主不絕樂聽

樂則可觀武豈傷直自事緣湏罷先以令停方獲此
請深具來意

北齊陳元康爲高祖相府功曹叅軍高祖嘗怒世宗
於內親加毆蹋極口罵之出以告元康元康諫曰王
教訓世子自有禮法儀形式瞻豈宜至是言辭懇懇
至于流涕高祖從此爲之懲忿時或恚捷輒曰勿使
元康知之其敬憚如此

杜弼爲高祖大行臺郎中相府法曹辛子炎諮事云
湏取署子炎讀署爲樹高祖大怒曰小人都不知避
人家諱杖之於前弼進曰禮二名不偏諱孔子言徵

不言在言在不言徵子炎之罪理或可恕高祖罵之
曰眼看人瞋乃復牽經引禮叱令出去弼行十步許
呼還子炎亦蒙釋宥

隋王韶爲晉王廣行臺右僕射韶嘗奉使簡行長城
其後王穿池起三山韶旣還自鎖而諫王謝而罷之
高祖聞而嘉歎賜金百兩并後宮四人

源師爲蜀王秀益州總管司馬秀被徵恐京師有變
將謝病不行師數勸之不可違命秀作色曰此自我
家事何預卿師垂涕對曰師荷國厚恩叅叅府幕僚
吏之節敢不盡心但比年已來國家多故秦孝王寢

疾奄致薨殂二十年庶人太子相次淪廢聖上之情何以堪處而有勅追王已淹時月今乃遷延未去百姓不識王心儻生異議內外疑駭發雷霆之詔降一介之使王何以自明願王熟計之秀乃從徵秀廢之後益州官屬多相連坐師以此獲免

皇甫誕爲漢王諒并州總管司馬煬帝卽位徵諒入朝諒用諮議王頗之謀發兵作亂數諫止諒不納誕因流涕曰竊料大王兵資無敵京師者加以君臣位定逆順勢殊士馬雖精難以取勝願王奉詔入朝守臣子之節必有松喬之壽累代之榮如更遷延陷身

叛逆一挂刑書爲布衣黔首不可得也願察區區之心思萬全之計敢以死請諒怒而囚之

陶模爲嵐州司馬漢王諒據并州作亂刺史喬鍾葵發兵將赴逆模拒之曰漢王所圖不軌公荷國厚恩致位方伯謂宜竭誠效命以荅慈造豈有大行皇帝梓宮未掩龕爲厲階鍾葵失色曰司馬反耶臨之以兵辭氣不撓鍾葵義而釋之軍吏進曰若不斬模何以壓衆心於是囚之於獄悉掠取資財分賜黨與及誠平煬帝嘉之拜開府授大興

